

史228.2

437P

574.2

:38

部二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曩霄凡七娶一曰默穆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斃牛城傳者以爲戰沒索氏喜曰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多拉氏蚤死四曰密克默特氏生子阿哩謀殺曩霄爲鄂桑格所告沈於河殺密克默特氏於王亭鎮五曰葉勒氏約噶從女也願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甯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凌噶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錫哩蚤死後復納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二

移克結星女營天都山以居之葉勒之族宣言吾女嫁
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摩移克女乃為修內曩霄怒會有
告約噶兄弟謀以甯凌噶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約
噶綱朗凌沁布等三家既而葉勒氏訴我兄弟無罪見
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約噶妻聞於三香家後與
之私通葉勒氏覺之不忍誅約噶妻乃出為尼號密藏
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摩移克氏初欲納為甯凌噶妻
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為新皇后甯凌噶憤而殺曩霄
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羅滂家為羅滂所殺曩霄遂因
鼻瘡死年四十六密藏氏初為尼寓於偽興州之戒壇
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威噶爾甯其大酋
威尙對密香碩克威浪布葉木朗羅與密藏羅滂議所

立密藏大族也羅滂為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威噶爾甯
羅滂獨弗許曰威噶爾甯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威尙
對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
夏土則亦眾所願也羅滂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
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密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
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密藏尼偽
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按宋史諒祚小字甯凌
日生至八年正月方期歲即位據此編則甯以毛惟昌
凌噶又是一人而諒祚乃遺腹也未詳孰是以毛惟昌
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密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
本約噶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
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羅滂所族
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鄭驥權河北轉運使仍就貝

州經度軍須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闔火斬守闔三班奉職李興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築距闔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闔將成又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旣斬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縵以引官軍旣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眾拒戰初官軍旣登欲專其功斷縵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縵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

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爲彥博之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眞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入內供奉官李繼和爲走馬承受賜貝州城下軍士特支錢

辛巳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編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如故匿聽人告捕之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鎬謀知之遣殿侍安素

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是日江甯府火初李景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

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右諫議

大夫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

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為祕書監直令致仕

宥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

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宥責官在三月乙巳今并書奏表辭據司馬光記聞

癸未命翰林學士宋祁權御史中丞魚周詢定奪陝西

河東銅鐵錢利害以聞具六月未

乙酉降空名告敕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

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此據甘陵伐叛記

先是刑部員外郎知諫院吳鼎臣言朝廷方與契丹保

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

無及矣戊子命鼎臣為河北體量安撫使令經度塘水

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也 詔給建甯軍畱

後勾當軍頭司楊景宗公使錢三分之一他不得援例

近制刺史以上公使錢非外任不給景宗緣章惠太后

故特給之

庚寅詔舉官陞陟及換右職者非依編敕及御札無得

施行時言者以為近歲薦舉多濫亦有員罪不可湔滌

之人得更職率為朋黨以市私恩不可不革也

癸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忠為崇儀副使忠攻貝

州先登而身被重創特擢之忠本龍猛軍士開封人也

乙未日赤無光

戊戌工部郎中傅永為陝西轉運使永考城人前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檄兵掩擊永馳至案知合江吏冒取播州田眾怒乃叛永以吏配嶺南夷獠聞之散去轉運使職田在廣安軍歲入米四百斛軍遣四校變質得四千緡永止令準市估鬻之文彥博自成都還言其治狀進永一官於是改使陝西刑部員外郎王逵為河東轉運使書此為葉清臣條對甲寅詔問張本案逵墓誌自河東責光州當檢月日詔諸州軍祠祭在城外者長吏及兵官聽不親行監司夜過者無得輒開城門違者以違制坐之本閏月庚子詔今移入此嫌與貝州事相亂也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

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縵引官軍賊縱火牛軍稍卻軍校楊遂授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閤門祇候張細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彥博附傳云牢城卒董秀間與附傳同按實錄始謀穴地道先入據實錄今從實錄附傳云帳前虞侯楊遂請由地道先入實錄乃曹竭也記間亦稱楊遂與實錄不同今從實錄楊遂蓋能以槍中牛鼻者亦從竭入地道爾甘陵伐叛記載攻城事甚詳張忠田斌二人蓋先登者又與附傳及實錄異當考三月辛酉以右班殿直董秀為閤門祇候據此則秀非牢城卒也王則之以貝州反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

元旦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謂寮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傑驚者數人斬於市眾恐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尙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升冀州爲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爲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爲恩州

乙巳詔恩州置旌忠寺以追福戰沒軍士又設水陸齋於京師普安院

丁未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爲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退靜故用之此據文彥博皇祐三年五月奏瓌本傳獨不載此

戊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爲威德軍畱後入內副都知宮苑使眉州防禦使麥允言爲昭宣使遂州觀察使西京作坊使資州刺史王凱爲澤州刺史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恩州高繼隆爲引進使陵州團練使崇儀副使真定府路都監張忠爲西染院使資州刺史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八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

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為宮苑使遂開封人也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夜中叱咤晨起詣畱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勝入城招賊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栝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上歎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

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壬子復置三門白波發運使

乙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

京畱守司賈昌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

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

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降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監青州稅提點

刑獄祠部員外郎田京監鄆州稅前知恩州四方館使

昭州刺史裴德輿追三官為池州團練副使前恩州鈐

轄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為濠州團練副使恩州都監

內殿承制馮文吉除名長流梅州監押右侍禁趙惟一

杖脊配沙門島泌京坐賊發所部德輿昭度並以妖黨

結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棄城而文吉後頗
 宣力得以減死論是夕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遠王
 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
 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
 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所
 謀樞密使夏竦言於上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鞠其事
 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
 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
 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爭獄事據孫抃所作墓誌并司馬光記聞
 甲子降勾當皇城司建甯軍畱後楊景宗為徐州觀察
 使知濟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內副都知鄧保吉落副
 都知為潁州鈐轄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

知楊懷敏為文思使賀州刺史北作坊使廉州團練使
 劉永年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
 禦使趙從約領陵州團練使為濮州都監供備庫使榮
 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落帶御器械為曹州都監從
 善等五人皆外還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庇之
 也劉永年從德子王從善未詳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
 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郊等言殿廷所置宿
 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凶悖意
 不可測兼後來獲餘黨最為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
 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鞠
 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眾人毆死以圖滅口欲輕
 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二
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
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
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卽擒捕未正典法
何以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寬弛伏乞斷自聖意
特降指揮將應係勾當皇城司及當夜宿直臣僚並等
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從善
等既外遷郊等又再具奏乞罷黜懷敏且言未審臣等
所奏畱中不曾付外爲復中書樞密院不爲施行伏緣
衛兵竊發凶悖至甚懷敏適居官守不能先發姦謀致
盜入宮闈驚駭御寢未行譴責深屈典章乘輿所繫至
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獨寬懷敏有心者無不憤激有
口者無不驚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騰沸國家用刑當

示公共不可以一近習致失眾心尋有詔懷敏落入內
副都知與在京差遣郊等又言懷敏與鄧保吉俱是勾
當皇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內宿責其曠職得罪合
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畱京師刑罰重輕
頗爲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聖斷一例責
授外任上令中書召郊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郊等
又言人主所以享天下之重蓋由法令等級明辨使人
不敢凌犯然後極其尊爾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彊法
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至於宮闈之變下人輒敢謀亂者
前代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陛下撫恤禁旅未
嘗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無識甯不愛戴今衛士持刃
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此有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不舉職法令寬縱所生也爲大臣者宜爲陛下深責有
司失察之罪如楊景宗者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
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竝宜流竄以戒不職景宗等
罰旣甚輕懷敏又獨異眾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
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於
後殿卽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
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效其可贖失
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寬一懷敏罪固亦細事苟於
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祖宗之法爾太
祖朝元舅杜審肇知澶州只坐界內河決免官歸私第
太宗朝楚王宮火災廢楚王元佐爲庶人以懷敏職在
近侍孰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

決火災之備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審肇元佐重責如
彼懷敏寬假如此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
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
則天下幸甚又言昨者河北恩州賊發之時提點刑獄
田京率先奏報轉運使皇甫泌先至城下朝廷不爲末
減各已責降監當今賊至殿內比恩州事體不同懷敏
若以先報減罪卽是遠近異法威令不行天下觀聽何
以厭服兼恐曾與交結之人密爲營救妄稱懷敏有功
不可同等黜降伏望特排邪議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
論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
夏竦卽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
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

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罷張氏此時未為貴妃墓誌初諫官言江甯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才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濰代李宥濰固辭不行乃降濰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張奎為右諫議大夫知江甯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復完丙寅磔王則於都市知洪州太常丞直集賢院李絢為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荆湖戒諸部按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

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郭不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寮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城邠州當是元昊犯延州時今附此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閣門使知恩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解之西日具飲食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卻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為賊講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屈乎得一坐棄市得一既誅其第當沒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耆真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者在且子眾輒沒其第於法不類詔還之此據方平附傳然與實錄不合當考是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內中最高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
司勾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
不選擢乞今後只差四員選經歷有心力沈厚之人勾
當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竝以違制論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八年二月壬申遣內侍往諸路簡兵為上軍如京
使陳延達京西路北作坊副使衛承緒淮南路文思副
使蔡舜卿京東路禮賓副使董元吉荆南北路供備庫
副使盧道隆江南東西路內殿承制黃元吉兩浙路福
建路

癸酉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都知楊懷敏落入內副
都知復為左藏庫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
之言也何郟擊懷敏尤力上諭郟曰古之諫臣嘗有碎
首者卿等行此否郟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臣有碎首

今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

過在君上也上忻納之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按

臣正月已出使贄姦邪必不敢觸頌慶麻善救方上

始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醫工林士元能

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

為一編詔參知政事丁度為序而頒之

甲戌皇甫泌改知澤州田京通判兗州文彥博言恩州

賊起泌在河北有饋之勞京到官未踰月其家嘗陷

賊故稍復之京初脫身趨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

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

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眾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

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叛州民之居南關者多與城中

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京妻子

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

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

子去先是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

破從諸將入以功自內殿承制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責

御史言其失察賊過輕而忘家為國義為重不宜左遷

尋又改知江陰軍京知江陰軍未見月日必因御史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為工部侍郎致

仕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及卒遺奏兵論一篇上憐之特

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樸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

事議者以為迂闊難用於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坐

蔡襄等劾奏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

謂借盍言於朝答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

耶借明年十月乃死今並書之

丁丑降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存為左諫議大夫知

池州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沔為都官員外郎監宣州稅

並落職工部郎中張盈之為祠部員外郎監鄂州稅濟

州防禦使李端懿為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殿中侍御史

韓贄為太常博士監江州稅監察御史梁蒨為祕書丞

監衡州稅又降習妖術人李教父屯田郎中曇為昭州

別駕兄周卿韶州編管母曹州編管趙仲父母妻並鄆

州編管初曇居冀州武邑有告其子教在真定師仲傳

妖術者蒨時通判德州轉運司檄蒨鞫之曇匿教不出

及移文捕逐甚急教遂自縊仲既論死轉運司奏釋仲

父母妻子及王則反武邑吏魏化詣賈昌朝言教尙在

賊中下御史臺治其事教實自縊復有告曇以昧免緣

坐事連存及盈之按驗皆無實存竟坐前知真定府又

以女嫁曇子敗盈之沔前為轉運使端懿前知冀州贄

為通判皆失覺察蒨為勘官而獄狀失詳故皆責及之

贄長山人也據張存墓誌及附傳存先坐失覺察降汀

錄乃不書汀州又坐與李曇為婚落職奪官知池州實

也存及盈之又嘗以曇免緣坐對獄實錄亦不書今附

益之夏國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卒命開封府判官

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

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麪各五

石酒百瓶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匹餘如初賻之數

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

人愛之及徙荆南眾遮使者請畱仲淹亦願畱詔從其請

右班殿直曹竭真定府牢城指揮都虞候劉遵並為內殿崇班貝州平兩人力居多故優賞之

己卯詔河北安撫司瀛莫恩冀等州歲饑民多鬻子者其給緡錢二萬贖還其家

壬午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勾院

韓綜落修起居注知滑州綜前使契丹遼主問其家世

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

久父子繼奉使宜酌我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遼主

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故責之

尋改知許州以滑州當北使所由道也

乙未侍御史宋禧為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鞫

衛士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

自為牒稱無敢漏洩已而乞徧於宮省置防謹火燭牌

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

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寘

於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曹穎叔以前此未見其事當考御史

何郟言臣伏聞禁中自盜發以來逐日分布內臣坐甲

直宿以至伐木拆屋繕治垣牆增置關鍵其於備豫之

方固亦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為陛下之計者誤也

為今之宜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繩其慢

舉大刑以討其姦斥邪偽附下之類先絕其萌芽究賊

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容無良而與眾共棄不漏

有罪而示人以公法令既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

不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堅不加省戶之衛而其
守固與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況聞
陛下過自警戒中宮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獵具已盡
除其於謹天戒而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災修德之君
遠不能逮然於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
者小而所遺者大臣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
卿大夫當廷公議一舉法令威刑之柄以除邪偽賊亂
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內患既弭外虞自除則天
下幸甚

丁酉自萬壽觀迎宣祖太祖御容奉安於睦親宅

按宋史仁

宗紀作丁酉奉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於天章閣

王則之亂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上恐濫及
良民三月壬寅詔諸傳習妖教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
有追捕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蔡州之確山縣詔
遣中使召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往索之知州吳
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
聚千人境內無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
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必驚疑請畱
無往中使聽之未幾召十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無罪
而告者伏辜

甲辰詔禮部貢舉

丙午贈恩州通判國子博士董元亨為太府少卿錄其
子沂為太常寺太祝孫堯咨堯詢為將作監主簿判官

李浩子偃爲魏縣尉休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參軍王
獎子規觀清河令齊開子康民康功主簿王浹子安甯
安世並爲諸州司士參軍仍詔規等候年及格於堂除
萬戶縣尉又贈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張綱爲右領軍
衛將軍

辛亥命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仲簡爲陝西體量安撫
使 祠部員外郎任顥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
國遣呂尼舒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
男選顥押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
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
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榷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顥所
陳者曩霄旣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而守素乃

康定中爲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顥自京西轉
運使奏計京師上以顥嘗屈尼舒定延壽之議畱顥館
伴顥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
驚中書擬顥知鳳翔府上曰任顥應接楊守素事畢宜
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顥者因
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眞宗
幸澶淵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朕承祖
宗大業賴文武蓋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
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
不給累歲於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
浮政濫員多闕少又牧宰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

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三
最將帥之任以威制邊防而艱于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未公不能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意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卽坐上對而宰相陳執中固辭上復敦諭至於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謀以策訪大臣而使條對竦意實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

之論者以爲知體 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旣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卽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厯之間朝廷議制民兵陞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於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久安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至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

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
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
農人日少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人入中糧草就京給
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剗刷諸道之物中則
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徇目
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
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然茲事體實
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
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
淺智所及若量入為出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命逐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
須三兩次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密

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
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其
馬軍無馬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
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仍詔諸路經略部署
司使知朝廷深意有專復自任無體國之心者亦在陛
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眾矣

皇祐元年十二月何郊云昨詔諸路轉運使選

退州郡老弱兵必是用方平此意也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

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
以上官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

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
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
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

年後其將奈何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
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榜不下
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蔭子弟
方平論大卿監每年聖節陳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正
乞恩澤已附六年四月壬子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正
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子弟亦例得奏蔭武臣自諸
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於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
或遇郊恩奏蔭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
表及諸色特恩錄用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
史牙校出職如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
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
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獎濫
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

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
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
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
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有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
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
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
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後朝廷之議益
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
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
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
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革此制其應磨
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三
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
之法不當一例應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卽命舉之如
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
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
至於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
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贊楊延
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
爲閒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
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
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厯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
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
卽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

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
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
節也臣頑疏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
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帝覽奏驚異詰且
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卽日復上對曰今茲聖
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爲意者乎自唐
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遼境朝廷每
加姑息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則其遷補皆
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員移易也欲揀選
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媼姪蔓連根固樂土重遷非若
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
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

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旨數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於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爲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宮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壯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

殿外則相閒設廬更爲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爲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畱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壯愿謹良則聽畱若其功過之準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卽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阜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蔥菲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

者卽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卽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
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
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袍肚
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
敝固已恥於眾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於衫袴蓋一
身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爲至厚然
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
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
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安得不饑凍妻子旣不免饑凍
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
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
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

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爲侈汰之弊
也願陛下清閒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
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
樸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
濟矣臣竊惟陛下御極於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
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
急深刻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
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劾李曇之獄張存等例蒙重
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咒禁術盡遭
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創造疑似或挾讎怨更
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案七十
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

恐官吏指李曇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功德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祗厲日謹一日迄此又甯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

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倣倣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至更胥僮僕觀時得逞敢於犯上創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

治願陛下深為畱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
在審於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

平及國史載甲寅詔問近臣對者獨稱魚周詢詳敏蓋未
舉大略今從方平對尤敏且詳也方平本傳因神道碑但
平神道碑又云上御集取附見仍列周詢所對於後獨
引方平近御攝密訪之方平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
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按正史方平於李淑梁適蘇
紳同時好傾陷人者神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
道碑恐飾說今不取

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

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

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

獯鬻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於今其數尚

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

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邊宿師

朝廷用空疏闖茸者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

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

鬻爵滄雜仕流以鐵為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

民齋輦蕩析常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

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迺朝廷寬

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

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

橫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

發宸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

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籠

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

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

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有任子流外之
補負瑕釁服輿臺者又置於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
周行之內大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員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
其預闈籍服武弁者按薛應旂續通鑑作預闈籍服坐武弁者此云闈籍誤今改正
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
窮之歎多隳廉恥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
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釋褐無令過多
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
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
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

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寢冗序遷者眾迺有地處
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為沈抑內重外輕
何以求治改弦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
制臺諫官參舉知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
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及大
敕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
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
眾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才非備文武則不可為也我
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
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
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外域
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

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閩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遼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惟冀陞遷羌人野心窺見表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厓之初耶律悖慢覆軍殺將以疲關陝之民厚幣卑辭而解幽燕之敵皆用苟安之謀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於三路減兵馬之驚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

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敵變生異時侵軼恃有所待庶幾無患矣居數日復上對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躬親訪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輒布愚直竊冀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惟責任不專用人猜疑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已行黜典二府及臺諫互為表裏已行黜典周詢蓋指范仲淹歐陽修等也遂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今中外之臣每進對於前但敢攻人過失即為公論若言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使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

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罷但拱默
自安不肯爲朝廷當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
失之大者臣願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
訪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用某人不足用然後廣詢博
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退或上承聖問而情有
詐欺憎惡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人更敢朋黨又任
用之際貴其成效果敢當事者則優與進擢因循形迹
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患文武姦回
中外險詐者臣聞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君子小
人道同性合相引翼而進也今朝廷根本陛下股肱者
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祖宗用呂端李沆
王旦馬知節及陛下卽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

輩持重處正深博有謀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
詐者今陛下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逐使彙征
之勢來者未已自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矯革
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謂形未端而求影之直源未澄
而欲流之清也詔患州縣暴虐法令更張者祖宗積德
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爲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
之吏上體寬仁愛育黎庶而或有暴虐者蓋公家急於
賦斂以嚴集事貪吏因緣生姦以威動眾使之然也夫
法令者治世之銜勒宜守而勿失若祖宗法令可以經
久者不宜無名更易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曩者
負罪之人預易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況內省
者左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倘不能堅守法令

則天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刺史縣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暴虐之患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矣密院改內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

乙卯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郇國公章得象守司空致仕遇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月給見俸春冬衣比太子太師

給衣俸在四月戊申今并書

丙辰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始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於妖帥欲以眾叛屠城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弼告之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時內侍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從訓可使即事付從訓使馳至齊諭守臣發兵取之無得脫者乃自劾擅遣中使之罪上嘉之故有是

命弼固辭不受

戊午知齊州都官郎中劉參為太常少卿

庚申命翰林學士錢明逸詳定赦前天下一負

壬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上對殿中侍御史何郊既對詔所問又言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采百工庶人議

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羣言無不達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是相承朝廷唯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唯御史諫官僅十員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一代稱爲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效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蔽敬宗因韋處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得以效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

舛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驅馳尙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爲高以言議非責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羣臣論議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本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郊

乞許兩制兩省言事不知何時今附此奏云近日中詔命羣臣論事當考

乙丑殿前副都指揮使甯武軍節度使李昭亮爲宣徽北院使罷軍職時開封府鞫被告妄言休咎兵士辭連昭亮御史何鄭乞別差官交割昭亮殿前司事免生危

疑而昭亮亦自求罷故有是命昭亮尋出判河陽

亮以恩例遷此當考

丙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內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內侍省都知入內都知押班並聽特旨乃除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劇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羣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

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摅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方不加訶譴擢為諫官以此術略獻納左右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眾

王逵正月戊戌為河東漕司案曾鞏銘逵墓及包拯彈達

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八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
 部員外郎任顓為冊禮使供備庫副使酸棗宋守約副
 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
 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以分弱其勢冀絕後患判延
 州程琳按判延州程琳辭應旂王宗沐續言幸人之喪
 非所以示外國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
 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納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
 然議者頗惜其失機會各以節度使授諸將以分弱其
 復有何人當考程琳本傳又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
 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鄜曰夏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

具禮幣賜子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按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圍慶陽本傳必載此事不知本傳何所據也今不取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郊又言臣竊以朝廷正二府之名重大臣之選皆有副貳以相參維或用之有勞固當進任或試之不效安可備員伏見丁度由近侍之班豫顯用之柄列在三事於茲累年而位望益隆才名益損但務保身而寡過曾無經國之遠圖況方講戎機動資廟略謀苟多誤事何以安度又素被輕媚之名殊非沈遠之量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茲為具臣難處重任且用人當否繫國重輕執政之臣事體尤大不可以恩假不可以幸遷必須其材乃授此位材苟不稱則莫如闕焉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

辛未罷度為紫宸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度之請也度罷以癸未今從百官表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明鎬為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丁度罷而鎬代之

壬申知澶州禮部侍郎王拱辰落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柳植落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益州刑部郎中程戡落樞密直學士知鳳翔府右諫議大夫魚周詢落權御史中丞知永興軍並坐嘗薦張得一也

癸酉給事中知蔡州吳育為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先是御史何郊言朝廷新置紫宸殿學士代文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大學士上班列絕高未嘗輕授丁度既罷政

遂蒙特除且兼侍讀之職聖意良以二府大臣於進退之間務推恩禮竊見吳育去歲罷樞密副使出知許州不聞顯過止改給事中一官況育才業於時少比使居學士之列適其宜也至今尚未蒙加一職名恐於待舊臣之禮殊未均一欲望存錄舊德比丁度例加一職名所冀均行寵數敦獎材傑從之

甲戌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翰林侍讀學士

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爲使官輕者則爲權使公事康定初清臣已爲權使公事今再領三司當爲使而又爲權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權使與權使公事爲兩等此據會要又三司使舊班在翰林學士之上權使卽與正同三司使結銜

皆在官職之上及是宰相陳執中欲抑清臣降敕時移

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其後遂班翰林學士之下尋有

論列者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

敘學士上者然不爲定制此據沈括筆談祠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張堯佐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

張昇言堯佐緣恩澤進用太驟非所以公天下不報

河北轉運使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杜杞爲天章閣待

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慶州杞前平廣西蠻

坐殺降賞不行於是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臣不敢先受命因悉爲行賞

自曩霄旣稱臣而數犯約鈔邊邊吏避生事縱不爭杞

始至蕃酋蒙桑率眾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杞言

如約當還而蒙桑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
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蒙桑蒙桑走自匿夏人遂
殺邊戶掠牛馬而求蒙桑愈急有詔責杞杞言彼違約
舉兵蒙桑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蒙桑不可
得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卒不與蒙桑蒙桑事不在杞
始至時今附見
不知杞果以何時至慶州程琳傳所言夏人圍慶陽或
即指此也然必不與冊禮同時且近邊小小寇鈔爾慶
陽元未嘗被圍若慶陽被圍則
關輔駭矣琳傳必誤今不取

丙子再降知池州左諫議大夫張存知郴州坐嘗舉張
得一也 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
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
須後舉施行今秋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
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彌封謄錄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

送舉人自未彌封謄錄以前多採虛譽即試官別無請
託亦只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彌封
以後考官不見姓名即須實考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
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論定去留
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
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
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
指題命事若記聞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目其
間敷對多挾他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
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
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
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鈔撮其要浮偽

滋甚難為考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為考式今特許做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且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式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辭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為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漸誤後學又恐後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並如舊制故降是詔五年三月己卯詩賦經義並如舊制本志以為楊察建議議而實錄但云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八年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具貢院申請貢院申請即本志所書楊察初議也按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於此年

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按方平以六年二月知舉本志誤矣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考尋罷之蓋慮因此或

致抑退寒士故也此據成都編錄條貫冊乃五月十八日指揮

丁丑詔開封府畿赤諸縣丞主簿尉不許他處奏辟

己卯契丹國母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蕭惟信甯州觀察

使趙為航契丹遣安遠節度使耶律章起居舍人知制

誥史館修撰吳湛來賀乾元節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

領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

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先是賈昌朝

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矣昌朝判大名在七年三月初朝廷經

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永興軍

徒永興軍在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
六年二月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敵數入寇官軍雖眾罕
有成功益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
發之際交錯非便況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
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分河朔兵為四路以鎮定十州
軍為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為一路合兵
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為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
為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
卒習聞主將號令猝緩即成部分下其章判大名府夏
竦議竦奏真定二路當敵寇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
控守要害迭為應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
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

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敵人蹊徑萬一有警
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闕敵馬未易奔衝不必別建
一路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內則屏
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
州通利軍建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鈐轄二
人都監四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即
北京置四路行營都部署擇嘗任兩府重臣為之議未
決夏竦入為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復命規度昌朝請
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
自國朝以來於諸邊最號強勁今未有所隸請以沿邊
巡檢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
北兵為四路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州通利保順軍合

爲大名府路瀛莫英雄霸恩冀滄州永靜乾甯保定信安
軍合爲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爲真定府路定
保深祁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甯軍合爲定州路凡
兵屯將領悉如其議惟四路各置安撫使焉兵志云凡悉如其議按竦及昌朝初議四路各置都部署等而河北安撫使仍以知大名者領之今四路各置安撫使非竦昌朝初議也蓋亦畧增損矣故特表而出之韓琦言兵勢太分請合定州真
定府爲一路高陽關大名府爲一路朝廷以更制甫新
不報詔四路兵依陝西遣部將往來按閱又詔自今戍
兵回揀充捧日龍衛天武神衛等軍此並據本志云時契丹來議關南地
朝廷經制河北武備按議關南地乃慶曆六年也今削去時契丹來議關南地徒陝西不相關琳徒陝西則慶曆六年也今削去時契
丹先書析河北爲四路蓋誤也已削去
甲午命權御史中丞楊察同定奪陝西河東銅鐵錢利

害

具六月未

交州入貢以進奉使兵部員外郎蘇仁祚爲

工部

來時未見

郎中副使東頭供奉官陶惟權爲內殿崇班仁祚等初

來時未見

丁酉降衛州團練使知澶州王德基爲四方館使榮州

刺史西上閤門使知保州王中庸爲引進副使殿中侍

御史劉元瑜罰銅三十斤並坐嘗舉張得一也

初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

御史何郊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

殿爲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班次如

舊制

乙卯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宋禧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

己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爲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邾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夫邪與正不相須治與亂不相進用君子而消羣枉則治之表用小人而黜眾正則亂之階所以自古聖哲於治亂安危之際未嘗不丁甯切至以進君子抑小人爲戒非其好惡有所偏蓋以邪正雜揉而進則國之興衰未可期焉民之否泰未可保焉故不得不辨明矣然知人之難歷聖所病雖遇睿哲之君不無姦慝之臣以堯之聖而其臣有毀信廢忠之害以舜之明而其臣有讒說殄行之惡然雖始失而任使終悟而放黜此二帝之所以稱聖明也以古揆今邪正之徒無世不有雖有邪僞而不能使之害理者其由人君公用舍而已伏見樞密使平章事夏竦

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僞而堅有織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已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已之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不疑聚斂貨殖以逞貪慾不可格以廉恥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中正之方夫以此厚祿極竦之量可謂盈矣以此寵位稱竦之材可謂過矣而猶其求無厭其進不止動有覬望務爲奇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爲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謂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責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掩藏欲以結納主憂於上而不爲之恤民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爲恩未嘗公議其罪

所以致官司之責不均一賊黨之惡不究窮是謀爲已利則慮深圖去君害則計淺居股肱腹心之任所舉如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既黜而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況竦兩以明恩進拜皆用清議收除眾口謂之姦邪聖心諒已諳悉棄而勿用茲謂至公而方且謂之有才任而不改其於含垢匿瑕則爲過甚其於去邪除惡竊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爲束縛有才姦邪而才必亂天下若不防之於始又何以救之於終況以陛下唐堯虞舜之資而監竦禱机窮奇之行寘之有罪斷然不疑伏望陛下上爲社稷之謀下慰臣庶之望與眾永棄示人不私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臣以孤生屢抗大議犯權貴而爲私室之計則拙斥讒邪而爲公朝之利則忠臣料夏竦知臣上言必是指臣爲矯誣目臣爲朋黨然竦明有過惡安得謂之矯誣臣素無附麗何以謂之朋黨竦若猶飾其過臣請面議其辜仰祈聖明俯臨肝膽當時言竦姦邪者必不止一人而竦傳獨稱竦言

竦不可爲樞密使又郊奏議有此章甚備今故具載之

辛酉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何郊又言伏聞夏竦陳乞一殿學士職名且欲預在侍從緣朝廷進退

大臣恩禮至厚竦之此拜已極寵榮安可更不顧廉恥
冒有陳請况竦姦邪險詐久聞天下陛下特出聖斷罷
免樞要中外臣子莫不相慶固不宜許其自便留在朝
廷孔子謂遠佞人蓋佞人在君側則必為政理之害其
夏竦伏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夏竦乞殿
學士職名
留京師國史不見今據何
郊奏議及郊墓銘附見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庠加

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壬戌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龐籍為參知政事

詔諸

道非鞫獄而差知縣縣令出者以違制坐之其被差官
據在外月日仍不得理為考時權三司使葉清臣自永
興召還言所部知縣有沿牒他州而經數時不歸者恐
假領之官不能盡心職事故條約之七年六月
辛酉可考

乙丑出殿中侍御史張經知蘄州以所上臺章荒繆也
丙寅詔諸軍校營在新城外者每赴朝留其半以部勒
士卒

丁卯詔應中外官自今須滿三周年方許差替其在任
三年及三十箇月者自如舊制見溢員處並罷之其俸
祿仍不得越本官支給時營進者或不時滿遷去又在
京多員外置官至有諸司副使請正使俸防禦使請觀
察使俸之類故降是詔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官員才堪將帥者即以名
聞

壬申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曹州任中師為太子少
傅致仕

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

甲戌遣官祈晴

丙子遣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燕度行視澶州決河

庚辰詔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體量所部官吏並須明指事狀以聞先是選人劉世隆因引對自言前為監司挾情奏衝替已而御史言在外貪暴之吏監司不欲盡發其罪止奏乞衝替致還銓得以為言故條約之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諡榮僖者為人重密有智數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欄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賣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苦其擾子二十四人御之極嚴早見即令出就外舍得一既坐降賊誅可一

後與羣婢賊殺其妻亦棄市

己丑戶部副使刑部郎中向傅式為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知亳州傅式敏中第二子權三司使葉清臣言其庸

陋不任事也河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包

拯為戶部副使拯前自陝西徙河北才五浹日召入三

司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及罷七州所賦河椿

竹索皆數十萬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自陝西改河北六月二十二日除戶副

使庚寅祠部員外郎直集賢校理張揆為河北體量安撫

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于上帝

儻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

之嫌其近名耳宰臣文彥博對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

感通也

癸巳遣官謝晴

給事中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是日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自今須經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

運提點刑獄差遣

按宋史入省府下有及字今增入

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初陝西軍興移用

不足知商州皮仲容

康定元年十二月

始獻議采洛南縣紅崖

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

西都轉運使張奎

慶曆元年五月奎為陝西都漕

知永興軍范雍慶曆元年

五月雍知永興軍兼漕事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

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九年及奎徙河東十二月

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

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

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據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

錢而江池號饒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江池饒州見元年

十一月號州未見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

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

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實錄云在五年

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

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
知并州鄭戩六年二月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
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
錢知澤州李昭邁六年四月昭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
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敵亦能鑄鐵錢以易
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四年歐陽
修四年分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議正月己酉於是
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
臣先上陝西錢議曰六月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
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
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
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

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按宋史食貨志三作二又言姦人所以

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鑄

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

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

一旦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

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

又令陝西大銅錢小鐵錢皆一當二嘉祐四年盜鑄乃止

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費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實錄于

未載陝西議七月辛酉載河東

議今從本志并書之此月末

秋七月戊戌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鄭戩加

吏部侍郎畱再任尋改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

初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未嘗以聞詔遣

使問其故戩對異域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麟府間有棄城曰草城戩募土人為弓箭手計口給田自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以三當一合既下兵民相煽動數十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兵馬都監孫惟忠慮變起使人衣甲而持兵判官張伯玉謂曰此法亂非百姓亂也若縱兵殺一人則事不可平矣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黥隸他州張茂實傳云茂實為并代部署河東更鐵錢法人情擾惑兵相率至帥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茂實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按鄭戩傳則戩悉召至府庭與茂實傳不同今止從戩傳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饑民為軍

己亥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知壽州張亢為將

作監知和州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故稍復遷之

癸卯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周沆為直史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仍詔沆位提點刑獄之上若轉運使即以前敘之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有再期乃代去多死瘴癘沆奏請皆以期年為斷詔可敘位乃入月癸巳今并書戍以

期年為斷據本傳附見

甲辰詔河北四路安撫司凡移用軍糧錢帛並牒報轉運司

辛亥分遣內侍詣河北陝西河東京東西淮南六路募民獻薪芻授以官

癸丑賜黃河役卒緡錢

甲寅命河北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施昌言
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知澶州王
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員外郎張諤國子博
士張士程同管勾修壘河口 衛州言大雨水入城諸
軍出城走避今數日絕食已借支七月糧而軍食未繼
望特蠲除從之

丙辰命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安留後郭承祐為澶州修
河部署戊午加建武節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權知澶州
尋又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遷殿副乃是月
癸未今并書

辛酉權發遣戶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
管勾修河事

甲子命翰林學士宋祁入內都知張永和往商胡埽視

決河及覆計工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六十四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八年八月壬申宣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爲景福殿使以修祭器有勞也仍給兩使畱後俸御史何鄴言今日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勞效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畱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畱後今雖節度觀察畱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爲允夫爵位之設所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

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爲過矣賞又厚焉
適足以啟僥倖之源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
一事戮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
宣使超授宣慶使恩獎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
忠曾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
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冒矢石捍邊鄙之臣果有顯效則
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況內臣領遙郡祖宗之制止於
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
而得給其祿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祿必欲其官
若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
況不戒焉則弊將橫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
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

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爲恩假至於爵祿
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
空疏獲備耳目遇事卽言固無忌諱伏望聖明特賜省
納實錄慶曆七年八月己巳昭宣使梓州觀察使入內
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爲宣政使守忠八月
已除景福殿使不應十二月仍帶昭宣使然則八月之
除必誤或蓋嘗命守忠而守忠不拜故十二月更拜宣
政使守忠本傳云崇政殿衛士竊發以捕賊功授景福
殿使固辭曰宮省慢防罪在臣等不敢承命明年復以
命之然七年八月省慢防罪在臣等猶未竊發本傳誤也
載守忠事殊不詳當以何郊奏議爲正

丁丑殿前副都指揮使甯遠節度使許懷德知亳州落
管軍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
館修撰張方平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昇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知

許州韓綜並落職方平知滁州察知信州昇知濠州綜知袁州開封府判官司勳員外郎种世材奪兩官勒停戶部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楊儀奪三官責授邵州別駕儀之妻富氏程文昌妻之從姊也以故儀與文昌交私文昌叔守顛為人訟冒名買中牟死馬務文昌請於儀而持簡者誤達知開封縣楊日就日就告發之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知制誥呂公綽鞫其事而懷德故從妹有別產在陽翟縣以無子籍入官懷德因文昌從儀乞書禱綜欲望認同產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於化州綜坐不時以聞守顛嘗詈人而世材聽儀之請輒貸之又昇為判官日文昌每誣家婢置藥羹中而昇未嘗追辨其事方平坐嘗託儀市女口察坐知開封失察舉

然察昇皆去官而方平法不應得罪特貶之

方平不應得罪此依

實錄本文按何郊劾方平則猶御史何郊獨言方平頃以此責為輕今附郊奏議于後

為中丞當糾正官邪猥與儀交私託市女僕未嘗與直而女僕隨身衣裝自直百千皆儀所辦雖契約有三十千之數而儀實未嘗領貪汙情狀豈不曉然今雖落職獨以諫議大夫知滁州於方平何損況方平資性姦回附下罔上其名又已著聞不宜更為兩省要官欲乞改授一閑慢官斥之遠方免汙清近不報察為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

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懦
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忤宰相陳執中故坐
小法與昇俱黜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昇宜在
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
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
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上
曰昇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
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
可深罪也此據司馬光記聞云昇自知雜左遷潤州陳旭為言按昇初責濠州明年八月乃徙潤州又以此為諫官按旭以八年九月為御史皇祐元年六月遷言事御史十二月乃為司諫當昇徙潤州時旭但為言事御史未為諫官也昇以皇祐元年八月月即潤州加集撰二年六月遷待制知慶州 資政殿
學士知陝州吳育上言先王凝旒黠纒不欲聞見人之

過失有犯憲典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
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
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
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
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
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
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
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
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
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
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
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

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無輕置詔獄具按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戊寅詔益利梓夔四路鈐轄并轉運使察所部官吏弛慢貪虐者以聞時樞密院言兩川累歲豐稔如聞官吏安此無事怠於輯綏恐姦民緣起而盜也

庚辰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李絢爲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珣副之度支判

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何中立爲契丹生辰使內殿承

制閤門祇候鄭餘懿副之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李仲

偃爲契丹國母正旦使左侍禁閤門祇候孫世京副之

司勳郎中判理欠憑由司李永德爲契丹正旦使左侍

禁閤門祇候康遵度副之既而絢辭不行改命祠部員

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胡宿仲偃景孫

辛巳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仲簡爲工部郎中河東轉

運使簡奉使過陝西謁知州吳育御馬者不由戟門而

入簡怒舉馬箠繫之流血育具以奏上面詰簡簡不能

對故出之簡兩爲河東漕前自陝州徙後自省判大

名賈昌朝請下京東州軍興葺黃河舊隄引水東流漸

復故道然後並塞橫隴商胡二口永爲大利詔待制以

續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

上並臺諫官亟詳定利害以聞
甲申宋祁張永和等言商胡水口見闕五百五十七步
用工一千四十一萬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萬四千
一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畢詔付詳定所

乙酉詔河北轉運使及瀕河諸州官未滿三年者毋得
代移

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燕

辛卯觀文殿學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聖中滑
州塞決河積備累年始興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歲
饑民疲迫寒月難遽就也且橫壠決已久故河尙未填
闕宜疏減水河以殺水勢俟來歲先塞商胡從之前遣
內侍募民入薪芻者皆還但行諸路自行誘勸追同內侍此據

政要

壬辰詔臣僚坐罪罷還京師毋得輒求上殿先是盜起
恩州上務接納羣下博采方畧雖曾被罪停廢者亦許
上殿奏事及衛士謀變御史何郊以為此等豈無怨望
使得親近法座非防微之義若有所陳宜令其實封進
入或係機密須至口陳即委中書密院召問故有是詔
又詔諸路州軍迎送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諸使人
須至館方許過詣仍不許於道路排頓違者以違制論
其受亦如之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郊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為
今歲災異為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變理無狀實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
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册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
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
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爲壅蔽陰盛侵陽所致雖陛
下焦勞於上而臣下不能奉承聖旨竊恐未能銷去災
異況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嗟盈耳雖執中
以公道自任然迹其行事亦多私徇如向傅式不才累
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傅式至三司
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爲三司判官此
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傅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
而不問太宗朝大臣寇準號爲忠蓋在中書甚協人望
只以任情不依次改轉廣州通判馮拯彭惟節官資致
馮拯上言時卽罷準政事太宗非於寇準無恩蓋示天

下至公不得不然爾今執中庇援傅式昌齡私徇之迹
過於寇準而尙持政柄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
寬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按告孔直温謀反人狀罪
犯及以私忿屈抑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並挾情
高下豈是至公其他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今中外之人
怨望執中非一其召災異未必不由此古人以一夫傷
嗟王道爲虧況復天下傷嗟者多乎又執中昧經國之
大體無適時之長材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
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人心退
執中則慰天下人望陛下豈可慮傷一執中之意而不
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地之氣和固不可
得也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臣

於大臣固無嫌隙不避其威權而言者蓋慮陛下以淫
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責臣下而引咎聖躬所以欲乞退
強戾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則災異可除和
平可致茲事所舉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惟聖心斷之不
疑速賜裁決但使執中退不失安全則君臣之分無損
然後別擇通明賢材而任之以平國政臣近蒙差考試
國子監舉人不得面對故有此論列惟陛下不惜退罷
一臣以順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何郊以八月十二日
監舉人此章不知是何日奏今附月未向傳式罷省副
在六月己丑呂昌齡罷省判未見後傳式罷三日張子
思除鹽鐵判官必是代昌齡者但實錄偶脫遺耳李肅
之以七年八月為府界提點據肅之傳自府界出知沂
州實錄亦不載郊所稱
屈抑差遣必正指此也

九月丁酉夏國遣人來謝祭奠

戊戌詔羣牧司自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落管軍各
賜所借馬三匹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二匹軍都指揮使一匹舊制凡營軍皆
借馬五匹至罷猶借留至是羣牧司請裁賜從之

己亥御延和殿召輔臣觀御書龍圖閣直學士呂公綽
上新製天地祖宗位版因命輔臣同觀之

辛丑命翰林學士宋祁磨勘提點刑獄朝廷使臣課績
癸卯遣鹽鐵判官任顥點檢河北軍儲其前任轉運使
並劾罪以聞時都轉運使施昌言言本路軍儲僅可支
一年蓋前轉運使失計置也

甲辰詔倚閣河北北京東西路被水災下戶見欠夏稅
已酉詔河北沿邊修城軍士月給特支錢

丁巳降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孫錫監和州稅殿中丞祕閣校理李大臨監滁州稅坐發解鎖廳舉人詩有落韻者既奏名而為彌封官所發錫真州人大臨華陽人也 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葉清臣傳及河渠志云運汴渠漕米七十八萬石濟河北數與實錄不同 當考

已未殿中侍御史何邾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為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合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

三題仍彌封謄錄考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仍精加考試候定到等第臨時取旨此據會要八年九月

二十四日事 實錄無之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為永通監賜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從本志并書

冬十月辛未朔幸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用和第問疾

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邾入見上以贇所言諭邾邾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寢不復究然美人卒用

扈蹕功進妃位

此據鮮于侁所作郊墓誌及郊奏議墓誌奏議雖不出王贊姓名張唐英仁宗

政要則具載今從之國史亦無贊傳按馮潔已御史臺記載贊事尤詳今取以為據初帝以閏

月之望欲於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宵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給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為證故宦者爭盡死力賊就禽倉猝處置一出於后后閤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

誅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帝命后坐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於東

園

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其議時慶厯四年春也己而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按宋史食貨志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作東西兩鹽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

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
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子券優其直還以池鹽
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
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
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
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
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
畱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
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已上並據祥始
受命詣中書訴提點刑獄非掌計者所當為意欲得轉
運使陳執中曰提點刑獄乃資序合入制置解鹽自是
朝廷委任已敕陝西都轉運使凡解鹽事悉交與制置

可矣公復何求苟有成績朝廷固不惜一轉運使若靜
言庸違誅責隨至豈可豫擇官乎祥遂不敢言此據魏

筆錄

庚寅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
職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
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
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
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
告院印用之函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
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
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祁祁
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乙未朔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李淑落翰林學士依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加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初淑奉詔撰陳堯佐神道碑少所推稱其家積憾求所以報會淑嘗作周陵詩有不知門外倒戈回之句國子博士陳求古者堯佐子也因上淑詩石本且言辭涉謗訕下兩制及臺諫官參定皆以謂引喻非當遂黜之淑累表論辨不報因請解官侍養許之淑侍養得請乃此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郭勸為翰林侍讀學士勸前知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以韓琦代之已而琦言勸所遣將士張忠劉遵功皆第一特賜詔獎諭於是召歸

戊戌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

軍畱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他無得援例如正任班乃十二月戊子

今並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閤門從之御史何

郊言臣伏聞閤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內

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聞得閤門儀

制內外臣僚帶刺史至節度觀察畱後並係遙郡不得

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絕唯正刺史已上凡

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畱後

便依正官例陞殿預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凡帶遙郡

皆合殿上預坐啟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

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况祖宗典

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

望指揮下閣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綱紀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初西上閣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方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御史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錢晦傳云守忠移閣門定朝列宴坐位夫坐殿上必為四方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有言者會守忠卒其事遂寢按何郊奏議則閣門竟為定坐圖晦但有此言爾守忠自知未允辭而不赴此據江休復雜誌又守忠不赴宴非遽死也晦傳稱會守忠卒誤矣必以江休復雜誌為正又晦傳所言以禮服進酒及禮官議與晦同于他書無所考證今不取言事官有言者即何郊也江休復雜誌云守忠延福宮使遂州留後乾元節上壽押正任觀察使閣門不敢誰何又云乞綴本品坐宴閣門亦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按守忠如正任班蓋有詔旨閣門固不敢誰何也豈江氏不知當日已有詔

旨或雖有詔旨朝議終不以為允乎今附見所稱乾元節上壽當是皇祐元年四月事然則守忠雖辭宴不赴猶以本班上壽或即是錢晦傳所稱以禮服進酒也當考

己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辛丑詔判大名府賈昌朝兼計置河北一路糧草事以本路水災軍儲不足故也

癸丑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陳洎供備庫使恩州刺史入內都知張惟吉同相度商胡隄岸

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密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贄捧冊中書言攝侍中

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贄職 殿中待御史何
郊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闕知雜執政
欲進其黨上特用郊且諭郊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
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
收養之後母得復取其傭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己未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翰林侍讀學士張錫同詳定
一州一縣編敕
壬戌以畿內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
其價以濟貧民 虞部郎中知漣水軍逢冲責授安化
副使不簽書事冲母老不肯去鄉里而冲輒迎妻母之
官爲御史所彈故也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
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雨潦害稼壤
隄防兩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朔德音改明年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
下釋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
官爲舍止之所齋物毋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當受
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
等豈可當命婦拜耶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
禮況貴妃乎同知禮院邵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然今
下有司議唯有外一品南省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
固無不答眾意乃定

乙亥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王贇言諫院例不與臣僚過從請除二府不聽謁外兩制官並聽往還從之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稅之法每以一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錢十貫茶四十貫案總四項不足一百貫之數疑有脫字初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言竊以今之天下亦端拱淳化之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於前方端拱淳化時祖宗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真宗朝二邊未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人民富庶何以至其然哉行三稅入中之法爾自西人擾邊國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廢三稅之法耶語曰變而不加前易而多所敗者不可不復也

請依舊行三稅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乃下三司議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之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以加南末鹽為四稅而行之沔平陰人也按康定元年河北入中已積用三稅法慶曆二年又復用康定元年法而董沔乃建議如此當考皇祐二年正月并載慶曆二年事不復別書康定元年事則具之年末矣皇祐三年二月方書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又言按夏禹導河過覃懷至大坏醜為二渠一即貝邱西南河渠書稱北過泝水至於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記經東武陽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為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帝時決瓠子久為梁楚患後卒塞之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復禹舊迹至王莽時貝邱西南渠遂竭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徒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卽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隴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橫隴出至平原分金赤淤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闕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域抵乾甯軍南達於海今橫隴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堙塞惟出壅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

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契丹取財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隴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都外限敵馬祖宗以來畱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竊謂朝廷未之思也如或思之則不可不救其弊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橫隴以東至鄆濮間隄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導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爲防岸以達於海此歷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橫隴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下畱省詔翰林侍讀學士郭勸入內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

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辛巳夏國遣人來謝封册 詔河北京東西路安撫轉

運提點刑獄司籍諸州軍所申盜賊數嚴督官吏捕逐

之每半月據所獲入馬遞以聞

壬午滁州防禦使劉從廣為宣州觀察使從廣凡十年

不遷官特除之

戊子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郊為利州路體

量安撫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副之郊先以親在成都

家甯省不知體

已丑契丹國母遣保安軍節度使蕭侶永州觀察使馬

泳契丹遣彰信軍畱後耶律慶崇祿少卿王元基來賀

正旦

庚寅命翰林學士錢明逸檢閱渾儀制度以聞 度支

判官司封郎中呂居簡為太常少卿以前提點京東刑

獄捕賊有勞也

是歲天下上戶部戶口主戶六百八十九萬三千八百

二十七口一千五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客戶

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口六百四十八萬八

千三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戊戌左司諫錢彥遠言武臣自殿直以上皆當赴內朝而日至殿中者無幾請以通事舍人一員察於殿門三次不至者舉劾以聞從之

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員外郎吳鼎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人內副都知藍元用往澶州經度治河工費

庚子徙河北都轉運使施昌言知兖州昌言議塞商胡決河令復故道與賈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吳鼎臣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昌言尋又改江淮荆浙發運

使

辛丑命翰林學士趙槩權知貢舉

甲辰復禮部侍郎知瀛州王拱辰為翰林侍讀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柳植為翰林侍讀學士刑部郎中

知河中府程戡為樞密直學士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

德基衛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知保州王中庸為西上閤

門使御史中丞張觀知雜事何邠皆言拱辰及戡才略

足為名臣舉張得一罪薄故與植等俱脫譴籍戡女嫁

宰相文彥博之子邠又乞不下中書商量恐彥博避嫌

也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宰

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

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

矣贈士遜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

碑士遜生七日喪母育於姑既長事姑甚謹姑亡為之

行服徒跣扶柩以葬特追封南陽縣太君

辛亥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張堯佐為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乙卯兩浙轉運司請自今杭州專管勾一路兵馬鈐轄

司事如本路軍人犯法許鈐轄司量輕重指揮從之

宋為兩浙憲奏請置杭州鈐轄司比益州得便宜從事傳

在神錄七十九必與轉運司所請相關但比都不及憲

考司當
丁巳詔凡邊警盜發遞角者斬

戊午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言邊人嚴政者嘗使刺事契丹今其家忽為契丹捕去必盡遭屠害乞補政為三班差使殿侍從之御史中丞張觀言諸處起請文字中書樞密院批狀下兩制令與御史臺同共詳定學士院告報議事月日承例御史臺官盡赴學士院連書聞奏竊緣御史臺官務在彈奏朝廷班序坐立不同蓋古者使異其局專其職欲乞今後免同兩制議事從之已未詔河北流民貧無種食賜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之令佐能招輯勸課考實以聞辛酉詔曰自古為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狂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殿中

侍御史張洵言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不報洵餘

杭人也王安石誌洵墓七月乙未洵以侍御史出知安州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西南指厯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此據本志實錄會要及本紀並無之當考詔自今月五日

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僚極

言當世切務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星出惟天文志有之本紀及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

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載此詔其詔文云逾歲于茲上天謫見良由時事乖舛政化堙鬱果惻天心遠垂星變按二年冬無星變雖于十二月嘗以愆亢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考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也會要誤以元年為二十四日耳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郊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

集英殿修撰

月改集撰乃三年四月戊子今并書之

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藥

權三司使葉清臣言三司

總天下錢穀贍軍國大計必藉十七路轉運司公共應
副仍須有材幹臣僚方能集事近年荆湖等路上供斛
斗虧欠萬數不少皆是轉運司無所懷畏致此弛慢苟
不振舉久遠上下失職號令不行損失財用有誤支計
臣伏見提點刑獄朝廷以庶獄之重特置考課一司專
考提刑朝臣進退差遣臣欲乞今後轉運使副得替亦
差兩制臣僚考較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與轉官
陞陟差遣上下者或改章服或升差遣及中上者依舊
與合入差遣中下者差知州下上者與遠小處知州下
下者與展磨勘及降差遣仍每到任成考並先供考帳

申省關送考課院今具考課事目如後一戶口之登耗

二土田之荒闢三鹽茶酒稅統比增虧遞年租額四上

供和糴和買物不虧年額拋數五報應朝省文字及帳

案齊足戶口增田土闢茶鹽等不虧文案無違慢為上

上考戶口等五條及三以上為中上考若雖及三以上

而應報文字帳案違慢者為中下考五條中虧四者下

上考全虧及文帳報應不時者為下下考詔從之仍令

磨勘提點刑獄院一處施行

不見上下考疑此或脫此據會要皇祐元年二月五日

日事獨考提刑課不及轉運未詳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夔為給事中樞密

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

多起帝將益兵為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

用之夔至鄆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

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弼墓誌神道碑朱墨史附傳並云弼先以救災加為法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考其事迹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三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救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流當夏秋間若春時河北固未嘗有大水也今悉正之詔發京師禁軍十指

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京師戶部副使包拯言拯言不得其時因增臣聞京師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聚此強本之

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恐非固宗社安疆圉之長策臣以爲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疆本者畿兵爾本固且疆兼濟中外天下何所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隳祖宗之制獨不念唐天寶建中之事乎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敵人之情僞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下戶上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

情樂爲其處置訓練之法卽有祖宗舊制民兵旣壯禁軍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敵聲言西討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而制邊防宜密爲繕完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曷以禦之況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可不審擇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爲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

甲戌河北轉運司言黃御二河決並注乾甯軍請遷其

軍於瀛州之屬縣詔止徙屯兵馬於瀛州

志云河合永濟渠注乾甯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已卯加同

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諸戎部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夏人詐以五百戶驅牛羊叩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契丹至彼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謀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以為有備遂引去 郭勸等言與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嶧自橫壠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為利甚明凡濬二百六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工議雖上未克行也徐起鄆城人 庚辰召近臣至諫官御史宗室自刺史而上赴迎陽門

謁二聖御容 河北沿邊安撫司言北界侵據銀防城

數移文不報請因北使來諭以誓約之意令毀去從之

慶曆五年十月己巳詔劉湜諭北使令依誓約毀銀防城又五年八月己巳詔使契丹及還又言銀防城事不知契丹竟肯毀此城否當考 梓夔路鈐轄司言清井監蠻百餘人內

寇初監戶負晏州夷人錢而毆傷斗落妹其眾憤怒欲

報之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既已聽服而清井監復繫婆

然村夷人細令等殺長甯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亂

詔知益州田況發旁郡卒令梓夔路鈐轄宋定親捕討

之

辛巳詔見任臣僚如敢於邊郡入中芻糧者以除名之

罪坐之其以公使錢入中者以違制論若告者三百貫

以下全給之監官知而容者與同罪 契丹與夏人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 七

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使殿訪近臣以
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上對曰契丹聚兵近塞邊
傳清臣上對不得其月對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狡詐頻歲為患顧上無失德朝
無闕政而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
下張威德而安邊陲者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
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
號令不一賞罰不均處事依違惟務迎合粹有大事其
誰與謀此敵人得以輕漢也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
士卒驕悍而不可用帥領怯懦而事姑息此外國得以
內侮也慶厯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罽俎
以破賊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姦計而未發既

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
膏血以奉之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
北使詣闕以西伐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
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
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
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
謀契丹自通好以來久漸禮義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
不知咎敢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
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
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
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
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

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主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眾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禦綏甯則竦戩尤其所長詔謂朔方災傷軍儲闕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蓋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敝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一

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訖今仲春而尙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等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占留後之封僥倖之門日開賜予之物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才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

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

三月甲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鈐轄楊旼為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旼自陳在嶺表捉殺蠻賊因得瘴霧之疾願還文資知近北一小郡故有是命

丁酉詔許州知州通判自今兼羣牧事 知忻州郭諮獻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諮有巧思嘗自為兵械皆簡要可用此據諮本傳刪修

己亥邢州觀察使李端愿奪一官坐私其父婢并嘗殺驢以享客為人所告也

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按宋史天文志作木樣此

作本樣誤今改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合瓚

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監察御史陳旭言近來所

差接伴及入國使副多是權貴之家未嘗歷事年少子

弟或緣恩例陳請乞應差入國使副於武臣中擇曾歷

邊任或履踐繁劇有才幹者充詔今後子細擇人此據會要

三月八日事八日辛丑也就包拯出使書

先是戶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曰三路素為

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

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

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

門句注背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宋與遼古今所由

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軼此最可虞今河北緣邊卒驕將

情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卽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張皇引慝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爲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爲一旦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飢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爲處置恐非宗社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

意亟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罪犯可以贖者條約事件差定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耳兼三路官員甚衆伏見眞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軍職自觀察使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合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寢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

卽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
爲患不細臣聞頃歲於鄆州同州置二馬監各侵民田
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歲死
者十有七八迄今爲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
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事
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
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磨以歲月必
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
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
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己任者委以
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他日
又言屯兵備邊古之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

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
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旣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
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所固守則畜兵積粟嘗
患不足只如頃年敵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久遠之計
兼沿邊沃壤又盡爲陂塘租稅旣無所入皆仰給縣官
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
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弊不務匡球
之策哉欲望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
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泊之軍悉令歸營
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地
利富實糧儲易給率三年一代遇有警卽時可發不旬
日可到甯有後期不及者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

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眾糜費廩食虛國疲
民如今日之甚者然執干戈禦強敵固不可闕在食之
教之得其術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下有餘
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卽有往年義勇強壯一
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
鄙之利害素諳敵國之情僞校之南兵絕爲精銳一則
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爲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
謂兵食粗足和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
措置臣恐日朘月削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兵則重加
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爲仇讎豈暇禦寇哉此乃
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
及矣又言慶厯年中朝廷於河北諸州軍元鈔點到鄉

兵內揀得少壯者約一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
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準樞密院劄
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
更不支口食訪閱後來因循不教恐非紓患預備之長
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爲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
八萬餘人若分爲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其
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千餘斤乃河北一州之
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三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
給鄉兵一十八萬餘人比屯駐泊就糧十二月之費
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足
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望特賜指揮
檢臣前進劄子立賜裁處施行辛丑命拯往河北提舉

計置糧草

癸卯徙判大名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判鄭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葉清臣爲翰林學士知河陽初河北轉運司失計運儲清臣自以汴漕米七十餘萬給之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欲兩平之因有是命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奏除其法歸者貸罪稍遷補於是歸者衆因以刺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敵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華王元偁女封郡主給俸

及承祐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上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爲僥倖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清臣至河陽未幾卒判延州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判河陽宣徽北院使武甯節度使李昭亮爲陝西安撫使判延州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權三司使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言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當時并近裏淺山耕種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尙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先是楊懷

敏管勾河北屯田塘泊奏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采既而督州縣自御河以北巡邏日益嚴犯者輒寘於法邊人或徙居他處至琦除其禁人莫不便之御河一本作作語河當考會要邊防部書三月十一日知定州韓琦言本州界以北乞一槩禁止採斫從之與實錄所書不同當考

乙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

丙午試諸科

庚戌禮部侍郎李淑復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癸丑賜進士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十八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京江夏人也

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八人於觀文殿

丁巳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詔徙河北闕糧處士兵及戍兵於南州軍候

經置邊儲有備復合還屯從包拯之言也拯所言已附按拯本傳乃云拯先建議徙兵不報後為河北都漕復請之事卒不行拯為都漕在皇祐四年三月傳與實錄不同當考是年六月已已又徙莫深博三州兵於真定府祁州實錄亦稱從拯之言不知拯傳何故事卒不行豈傳以所徙兵數不廣平二監牧馬共占邢洺趙多非拯初議故邪當考

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此據拯傳附見不得其日月按慶曆七年三月已廢洺州

廣平監拯復有此請蓋廣平元置兩監也

已未契丹遣樞密副使按遼史作北遼興軍節度使蕭

惟信復來告西征

庚申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回謝契丹使西

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向傅範副之

傅範敏中子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澶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鏹石火鋼三刃黑漆順水槍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寨腳車衝陣劍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仍以所差本州都知兵馬使李錫爲三班差使殿侍

庚午命戶部副使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司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壬申改邕州管內溪洞波州爲安平州

癸酉契丹國母遣林牙保靜節度使蕭祐起居舍人知制誥姚景禧契丹遣昭德軍節度使耶律達衛尉少卿李仁友來賀乾元節

新知鄭州賈昌朝過闕入覲乙酉授祥源觀使留京師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備疆場之本原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懇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懇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謂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官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懇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終農隙轉運司考較而賞罰之上嘉納焉

錢彥遠上

勸農疏實錄不載據會要乃四月二十六日今別取附見政要云仁宗覽疏曰堯舜三代皆以為治天下之本其合依此必行賞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今但云上嘉納焉

始恩州妖賊謀叛清河縣尉馬登先捕其黨陳友等二十餘人送州張得一不能窮治之以至竊發於是河北安撫使為言庚寅擢登西頭供奉官

五月壬辰朔昭宣使眉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鈐轄楊懷敏兼管勾河北沿邊安撫司慶曆六年乙亥百官表已撫司而實錄無之皇祐元年三月壬辰實錄乃書此而百官表亦具載今兩存之恐必有故當考

癸巳賜太常博士張碩五品服先是高陽關路安撫使王拱辰得契丹宗真所下遺令上之朝廷以為疑而碩

言此乃隆緒死時所頒者蓋邊人規賞而妄陳之爾驗視果然故有是賜

丁酉祠部員外郎任顓為河東轉運使上以河北嘗賜

內庫金帛令亦以五十萬濟河東闕乏顓辭曰朝廷始

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非是上善之附傳

西夏還上治戎精要除直史館河東漕按實錄五月除漕六月貼職今并書之實錄以河東為河北蓋誤也

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張觀自言父居業年高多病請

便郡庚子授觀文殿學士知許州翰林侍讀學士兵部

郎中郭勸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右班殿直權

磁州管界巡檢張居實為閤門祇候以嘗親捕賊二十

二人特擢之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

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丁未遣官祈雨改新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程琳為大

名府路安撫使判延州陝西路安撫使李昭亮為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戊申錄果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張懷普子忠順為三班借職以懷普與蠻人戰死也

癸丑詔建甯留後楊景宗特給節度使俸毋得為例宰相龐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

進取丁巳特遷直祕閣

庚申復置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內臣一員

六月甲子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為右領軍衛將軍仍

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韶嘗獻所著文召試學

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

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

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

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已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

叔韶德恭之曾孫也會要以叔韶為宗室召試之始叔韶嘉祐六年九月又遷詔

梓夔鈐轄司乃者消井監蠻人內寇嘗募藥箭弩手白

芳子弟隨軍其所貸錢糧悉蠲之

己巳徙莫州馬軍十指揮於真定府深州馬軍兩指揮

于邠州博州步軍兩指揮於澶州從包拯之言也據包拯奏

議乃移冀博深三州屯兵實錄以冀為莫會要亦同奏議則徙冀州所屯十指揮于真定府大名府懷州衛州

實錄但稱真定府又實錄會要俱云為三州經水關食據拯奏議不為經水也今姑從實錄會要以冀為莫但

削去經水關食字更須考詳

甲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祥源觀使賈昌朝為

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
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
戊寅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按宋史作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得通賓客御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承祐屢
改正毋得通賓客御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承祐屢

謁宰相陳執中於本廳坐久不退也

壬午詔管軍臣僚自今麾下軍士非有戰功毋得請遷

隸上軍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郭勸遷給事中勸

辭所遷官乞追贈其祖萊陽縣令甯詔贈甯為祠部員

外郎祖母張氏為清河縣太君 左屯衛大將軍解州

防禦使趙振落致仕為鄧州鈐轄初振子右班殿直璞

試武藝於崇政殿與振偕入璞既得閤門祇候振因自

陳嘗在邊有勞而筋力未衰故復起之振慶曆四年四月致仕五年十

二月落致仕皇祐元年六月又落致仕凡兩落致仕而本傳但載其一不知何也或不足記則兩者並削去

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修官

乙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李兌禮部員外郎侍御史知

雜事何郊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

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

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

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丙戌光祿少卿分司南京余靖為左神武大將軍雅州

刺史壽州鈐轄等請以舊官侍養許之有司議斷祿賜

詔不許

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竊以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

時無復典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津要慶厯中

嘗有詔旨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
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寢不用美
官清秩爲國者所以礪世磨鈍之具今委以私權貴之
家天下寒峻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
敕嚴爲科禁澄汰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皆得文行充
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閒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
不爲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
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會要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事實
錄無之嘉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旭又建議旭所云撓於橫恩當考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
太子太傅後毋得爲例
已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爲同羣牧使羣牧

使舊止一員翰林學士彭乘已領之適蓋員外置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